


冯良 著
程丛林 图
四川出版集团
天地出版社

彝娘 汉子

冯良 著
程丛林 图

四川出版集团

 天地出版社

彝娘汉老子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彝娘汉老子 / 冯良著. 程丛林图. —成都: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,
2005. 8
ISBN 7-80726-033-5

I. 彝... II. 冯... 程... III. 散文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8707 号

YI NIANG HAN LAOZI

彝 娘 汉 老 子

作 者 冯 良
插 图 程丛林
出 品 人 蓝明春
策 划 杨 雯
责任编辑 张庆宁
特约编辑 黄锦莉
装帧设计 翟跃飞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)
网 址 <http://www.tdph.net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印 刷 上海市北书刊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5年8月第一版
印 次 2005年8月第一次印刷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印 张 6.5
字 数 130千字
插 图 44幅
定 价 28.00元
书 号 ISBN 7-80726-033-5/I·07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
举报电话: (028) 86666810 (市场营销部) 86715665 (总编室)

序 言



阅读小说对于我来说是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事情。即便做事熬夜，凌晨倒上床关灯前也会顺手抓本书来读上一两页才睡。阅读是一件多好的事啊，从身边烦烦杂杂的现实空间虚拟出走，进入作家用文字营造的另一个时空，被异样的人物、事物和文字调动，甚至感动，弄得生活非常有意思。

都在说现在是读图时代了。大家越来越忙，越来越缺少时间，各人都需要努力去挣钱。人穷久了，谁不想争取富一富呢。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。理解归理解，时间久了，读不到好东西心里毕竟很不了然，有时候难免悻悻然、忿忿不乐。你想，花不少钱用不少时间去买来几捆书，再付很高的邮资兴冲冲寄到德国来，结果常常是读一本失望一本，真的很丧气。

可人也怪，久而久之，对这个读图时代的文学退化现象也习以为常，好像也适应了。当去年读到冯良的四篇尚未发表的散文《有名气的人》《害羞的民族》《彝娘汉子》《过了彝年过春节》时，心里连连叫好。也不知道冯良是怎么弄的，这些散文用四川话读很上口，用普通话去读也十分顺畅。比如：“我家嬢嬢给我说，有一次她家爸爸出

远门……”这些散文读起来还很有有一种民谣或传说中的音乐感。

冯良是翟跃飞的女人，而跃飞是我画画的朋友。十几年前在拉萨结识他们后，我先后读过冯良写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《西藏物语》，对冯良小说中的意象营造和不动声色的幽默是有所了解的。对我而言，这次冯良的散文更有吸引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写的是彝族和那片土地的事情，而我对彝族有相当的感情。在彝人生活的大小凉山，天是蓝的，山是黄的，衣物不是白的就是黑的。而黑、白、蓝正是我偏爱的颜色。

从大学时代开始，差不多有十年，每年我都会到凉山去走一走，凉山上的阿米子（姑娘）不光是害羞，胆子还是大的。记得那一年，我对布拖县木耳寨的阿米子俄狄库果果说：“敢不敢跟我到成都去？”她两眼不动，看着我回答：“走嘛。”吓了我一跳，赶紧说：“明年苞谷长这么高了我再来……”

前后有十几年，我都以彝族为题材画油画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慢慢转向其他内容。这回读了冯良的散文，重新唤起想画彝族的念头。跟冯良商量好由我给散文

作插图。这已是去年冬季的事情，转眼一年过去了，这段时间里冯良接着写出了《喜德县》等散文，而我却因为这个那个事情的打岔没把插图完全弄妥当。

现在又是冬季了，坐在德国暖和的房间里作插图，应该说是一种享受，而实际情况很有些不平静。读到散文中具体的人物、事物，回想起过去在彝族地区所经历的种种细节，情景如在眼前，心里和手上却有些乱了。

那么，现在远离凉山，生活和工作都在北京的冯良，坐在大都市的一间房子里写这些远离都市文明的人和事，心里会不会也有些乱呢？

曾经身在其中，后来置之度外，现在来写来画，倒有些不在场的在场。所以我想，如果能将这些经过时间过滤的亲身经历写得画得有趣，带给读者一点贴切的愉悦，也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吧。

我没有事先征求冯良的意见，写了这篇东西，想作为序文，不知冯良会不会同意。

2004. 11. 30 于德国

目录

序言 / 程丛林

第 6 页
有名气的人

第 28 页
害羞的民族

第 56 页
一个苏尼

第 80 页
过了彝年过春节

彝

娘

第 90 页
病故的老阿牛

第 116 页
喜德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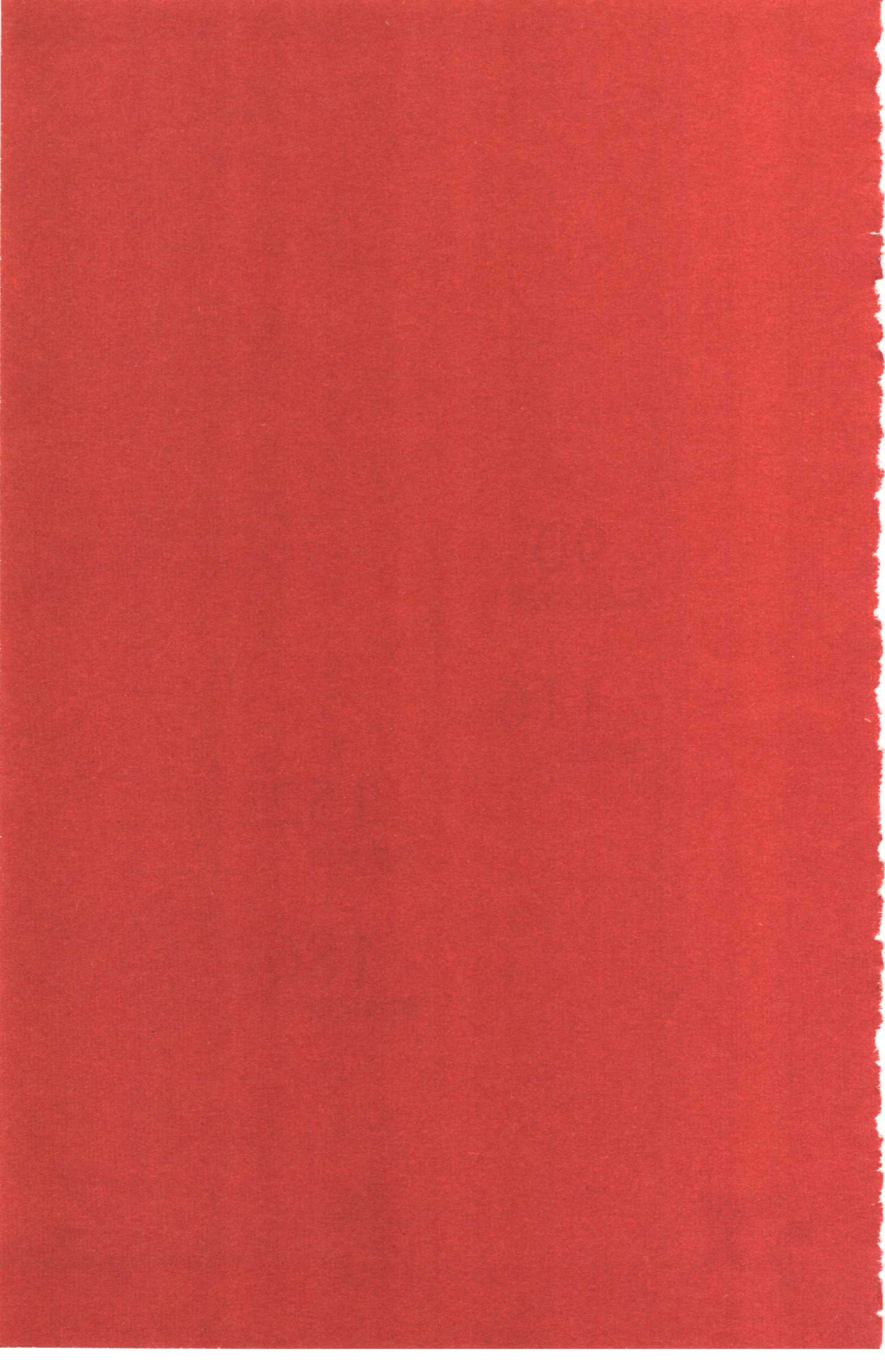
第 152 页
欧婆婆传

第 186 页
彝娘汉老子

汉

老

子



有名气的人



有名气的人

8 我家嬢嬢给我讲，有一次她家爸爸出远门，可能是要到今天的云南的哪个地方去吧。走在半路上，当然不完全靠的是两条腿，还时骑时牵着一匹马——在山里头只能这样了，要不，光骑着的话，就是天上来的一匹马，也要累死的。总之，走在半路上时，他饿得不行了。人饿了，我家嬢嬢说，就得吃东西吵。吃啥子呢？当然是他背在背上，还驮在马鞍子上用焙过的燕麦磨出来的炒面了。

炒面是要和上水吃的，所以，我家嬢嬢的爸爸就在眼跟前找了一个泉眼和他的炒面。

我家嬢嬢不说她的爸爸带了多少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



有名气的人

www.ertongbook.com

彝娘汉子

干粮，只给我讲她的爸爸很能吃，吃得连和炒面的泉水都干掉了，以至于都没法再吃了。

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。距今虽然有了七十年了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飞机大炮早就有了，可是在凉山，我的老家，一个男人出门去办他的事，首先需要牵和骑一匹马，其次还要带上干粮。实际上，那时候的凉山人，有个别也是见到过飞机大炮的——他们自己在打冤家时也开始用传进来的热兵器了，但是铁路没有，公路也没有，在山和山之间，最好的交通工具还是养得腱子结实的建昌矮马。

也就是说，关于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必须以马为代步工具，又必须自己准备沿途的干粮，还有御寒等等的一应衣物，至今，我都相信。可是一个男人，尽管是我家嬢嬢那赫赫有名的爸爸，那个豪迈的叫乎尔依楚的男人，可以喝尽（而且是拌着炒面）一眼泉水，等我长大后，我就不相信了。我反驳我家嬢嬢说，怎么可能，因为在凉山，就是到了今天这样到处能源都在告急的时候，要让一眼植根于山和树之下的泉水干涸，不是吹牛吗？“要是，”我说我家嬢嬢，“你说的是从前还差不多。”

“从前”是民间故事的开场白，有了这个开场白，不要说泉水，就是说有个人喝干了一条河我也相信。比如说，那个讲一个人因为吞了一颗宝珠变成

我的心想是一幕：
在起伏扭扭
弯，大山包上的
又小山坡上的汉子
骑着矮马
外面，跑得快，前面
在后面的，下季一看
不过十来岁的少年，
且马背光上没有只
鞅，有些英气往
义的味道儿。

于晓

龙因而喝干了河水不得不游到大海里去继续喝的故事，我就相信，而且还讲给我的女儿听了。

当然，我家嬢嬢讲给我听的这个故事，包括其他的，我也讲给我的女儿听过，她和我小时候一样，听了还想要听。她是当作从前的一个故事来听的，就像我小时候，所以她提不出什么显示自己智慧的问题来。

对于我的问题，我家嬢嬢挺霸道的，她说，反正人家就是这样讲给她听的。

人家给她讲过的还有的故事是这样的。说的是我家嬢嬢那有名气的爸爸又有一次谁知道去哪里，总之是出门，还是有一匹可能骑可能牵的马。

这次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他和他的马之间。

那一天的某个时间，我家嬢嬢的爸爸和他的马来到处左右都是悬崖绝壁的地方，而且在他们的脚下还有一个必须要跨越的深涧。这个时候，马儿胆怯了，它停下来，低着头发出压抑的嘶鸣。我家嬢嬢站在马的角度上，认为马这是为自己的胆怯感觉到了不好意思。但再不好意思，它也不敢朝前走。它也退不回去，因为道路窄得不容许它掉头。怎么办呢，我家嬢嬢说，她的爸爸有办法，主要是有力气，他一使劲，干脆把马儿扛到了肩上，然后（下面是我用的词）一举步就跨到了深涧的另一头。

有名气的人



conglin.04.

回以常徑圖馬的孕志上见到的瑞
马没有太完善了，骑着的打米豆是
讲说得很。

2003.12.

李林

这个故事也是要加上“从前”才能让长大后的我信服的。可是，我家嬢嬢不以为然地说，就是这样的呀，人家说我家爸爸！

上面这两个故事讲的是我家嬢嬢的爸爸如何有力气和胆子的事迹，还有的讲的是他聪明机智的。比如他钻在一块岩石下面，将手里的枪伸出来把一个正站在那里瞭望他踪迹的冤家打死了。又说他为了穿过冤家控制的一个镇子，装成了一个女人，还不是一般状态下的女人，是一个新娘。他让他的随从牵着他那匹马，自己骑在上面，招摇过市。他这么做的目的，我家嬢嬢说，完全是为了给他的冤家开一个玩笑，说明他多么地轻视他们。我家嬢嬢说，那些人果然气惨了。

毫无例外，这些故事也是人家讲给我家嬢嬢听的。

我家嬢嬢是个遗腹子。

她所谓的人家，几乎包括所有可能知道她父亲的长辈。这些人在她的成长过程里总很感慨地要讲起她父亲的故事来。

一开始他们不说从前，总是说，你家爸爸可是个有名气的人。

名气在我老家的彝人中，以我的见解来看的话，是一个最高级别的褒义词，兼具英勇、智谋、豪迈、骄傲等等吧。有时候也拿来指那些出身高贵的人。不过这个时候好像得有一些限



定词，比如说，“哦，人家罗洪家，可有名气了！”

这里涵盖的有两个内容，其一，罗洪家指的是一个家支，以我的理解的话，相当于家族的意思吧；其二，罗洪家是黑彝。黑彝呢，说的是彝族社会里的一个等级，这个等级以血统来论的话，在彝人社会里称得上是贵族。而且不像人家外国，比如现在的英国，女王要是高兴的话，可以赐给某个毫无家世的人一个爵位，那样的话，这个人惠泽下来的子孙们就是贵族的子遗了。但是我们凉山的彝人社会不是这样的，贵族家支好像从有的那一天起就是那么几家，比如上面我提到的罗洪家，还有吉狄家、阿侯家、瓦扎家，等等吧。也就是说，从来不会有某人因为超常的勇气和功绩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的。

关于这一点，作一个相对于黑彝的白彝子弟，也许会有自卑的时候，但是你却可以成为一个有名气的人。成为一个有名气的人后，一样也能获得社会广泛的倾慕与赞誉。所以，要是一个人被称为有名气的人，还没有家支的关系，那他真的是一个杰出的人了。比如我家嬢嬢的爸爸。

这就是说，我家嬢嬢的爸爸的名气不是他的出身带给他的，因为明摆着的是，他是一个白彝。且慢，且慢，即使是一个白彝，也仍然可以是有名的。你可以借助你所属的白彝家支的

势力,就是说,你所属的家支恰好很有势力,你一说,我啊是某某家的,听的人立刻肃然起敬,同时知道该请你坐哪个位置该打牛还是猪还是羊还是鸡来给你吃。这一点连黑彝,哪怕是有名气的也不例外。

但是话又说回来,即使你有很显赫的家支做后盾,如果你是个阿斗似的人物,那么再怎么着,人家也不会打牛啊羊的来给你吃的。比如我知道的就有这么一个黑彝子弟,他穷得很,老婆都找不到,一年到头靠的是给有钱的白彝家干零活糊口,还尽让那些白彝姑娘取笑。有关这个黑彝子弟的故事也是我家嬢嬢讲给我听的。我知道他时,他是我们县政协会养着的一个闲人。我家嬢嬢当时在那里工作。对此,她很有点自己的意见,她说,看那个笨东西懒家伙在那里晒太阳晒得高兴,还不是靠他的出身帮了忙。哼,她说,要是民主改革再晚几年,他一定饿死掉了。她就是这样说的。所以,关键的还是看自己。

我家嬢嬢的爸爸就是这样的人。

这不是说他所属的白彝家支,那姓达者的没有什么势力,有的。就是今天,你去凉山打听打听,马上会有这个那个人告诉你他或者他旁边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家支的。如果你还有进一步的兴趣的话,你还会听到这个家支是如何得有名气的,再就是它还有哪些



有名气的人